

初期基督信徒的热火

究竟初期的基督信徒是怎样回应他们身处的世代的呢？我们也许会倾向以奇蹟和异事来解释福音传播的过程。然而，他们的信仰本身就正是吸引不同阶层、背景和文化人士的「奇蹟」。不仅是他们的信仰，还有他们对基督的热爱。

2017年12月28日

距破晓还有数小时的光景，有一位男士---一位有名的知识份子正在沙滩

的岸边散步，向着海面沉思。过了没多久，他竟在这个荒凉的地方遇到另一人--- 一位老人。这个知识份子感到很惊讶在这麽一个黎明时分，在这麽一个地方竟会有另一人的出现，但他并没有说些甚麽。那老人看他犹豫的神态便主动与他攀谈，他告诉对方他正在等候那些坐了船出海的亲人。之後他们便开始聊起天来，那位知识份子谈到很多不同方面的话题：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他很健谈。那位老人也有礼貌地聆听，而当提出意见时，他总是以基督徒的观点立论。要是在其他场合，也许那知识份子会嘲讽他或打断他的谈话。然而，老人的简樸让他消除了戒心。儘管那知识份子未能接受老人所有的想法，但他意识到他们两人确有很多共通性。他尤其被这位老人谦虚的信德所吸引。就这样，数小时过去了，他们互道珍重，从此再也没见过面。

这个知识份子永远忘不了那次的相遇。而数月後，他渐渐意识到唯有那

位老人所说的话才能为他所渴求的真理提供答案。一次偶然的相遇就这样为他带来了信仰，替他打开了比他先前所认识的思维更广阔的视野。不久以後，这位知识份子--- 哲学家犹斯定 (Justin) 便接受了洗礼，成为其中一位伟大的基督徒护教士。 [1]

也许类似的事情也曾发生在我们或我们的朋友身上。圣犹斯定 (St. Justin) 的故事为现今世代也很适时，因为所有人在求问的事--- 生命的意义、快乐的可能性、得到快乐的方法、痛苦的原因--- 一切都只能在基督身上找到答案。但是要在十字架上找到快乐和满全并不是马上显而易见的事，这或许也是我们逃避这问题的原因。我们不惜任何代价也希望能逃离痛苦，可是痛苦却是如影随行。我们追求成就、金钱的保障和享乐，可是这一切最後也只是假象，只能让人感到无聊和厌烦，最终剩下的只是荡子所经验到的孤苦伶仃，一个想脱离天主生活的人的匮乏。 [2]

当我们阅读圣奥斯定 (St. Augustine) 的《忏悔录》或其他早期皈依者的生平时，我们会发现他们与现代人所关注的都是相同的：同样的忧虑、同样的解决方法、同样的选择，以及同样唯一的答案--- 就是基督。有些人会否定这种说法，他们认为那时候的人不能分辨现实和虚构，而且从现今更

「进步」和对自由这概念有更现代化的理解的世代的角度来看，相信神的存在的论證已站不住脚了。但是，以这种说法来评价初期的基督信徒和他们的公民同胞实有欠公平。在古罗马时代也有很多「合潮」的人以进步为藉口来尽享他们的欢愉，以自由之名来合理化他们的利己主义。

初期的基督信徒回应天主的恩宠时，与我们一样面对着同样的困难。客观而言，他们的困难可能比我们所面对的更大，因他们所处的世界对基督化的思想是完全陌生的。他们儘管在技术和文化上都比先前的世代优胜，可是「公义」和「平等」也只是少数人

的专利；反对生命的罪恶更是等閒之事，观看其他人死亡是他们其中的一种娱乐。有些人会贬称现代世界为「後基督时代」，这样的说法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即使是那些反对接受基督讯息的人也会把他们的生命建基於基督宗教所提倡的、积极的人性价值观之上。为有正直意向之士，这共通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在某程度上，按基督而行的事实就是基督化。

初期基督信徒的虔敬生活

究竟初期的基督信徒是怎样回应他们身处的世代的呢？有些时候，我们也许会倾向以奇蹟和异事来解释福音传播的过程。我们甚至会误认为当奇蹟缺乏时，我们唯有退让隐忍四周的错谬。但是要是真如此，我们便是忘记了基督昨天、今日和永远常是一样的事实，祂从未收回大能的双臂；我们也忘记了大部分最早期的基督信徒团体其实从未亲眼见證过超乎平常的事。然而，他们的信仰本身就是吸引

不同阶层、背景和文化人士的「奇蹟」。不仅是他们的信仰，还有他们对基督的热爱。

初期的基督信徒意识到他们拥有着一个「新的生命」。「他们因受洗所得来的一个简单而极确定的新事实」：

[3] 一切都不再相同了，他们被赐予参与耶稣锺爱世人的恩宠。天主就住在他们内，故此，初期的基督信徒尝试在每个时刻都寻求天主的旨意；他们尝试以行动去表现出圣子对圣父的计划的服从和接纳。

透过他们的日常生活，透过一种英勇的贯彻始终---往往只是因为他们那份不懈的坚持而表达出的英雄气概---基督就在他们所处的四周注入了生命。他们能成为基督的工具因为他们常常试着以耶稣的方式行事。纵然圣犹斯定 (St. Justin) 的皈依是以後的事，他仍把自己的信仰归功於那位他在沙滩上遇到的老人。普黎史拉 (Priscilla) 和阿桂拉 (Aquila) 是看出

阿颇罗 (Apollos) 的热心，知道他将会是位对基督充满信德的人。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这些相遇的硕果是无可估计的，我们无法想像当阿颇罗 (Apollos) 这位在基督宗教发展中的关键人物，若是没有圣犹斯定 (St. Justin) 这护教士会是如何。这些都仅仅是藉著一个时机。如果那位老人没有主动与犹斯定 (Justin) 展开对话；又或许阿桂拉 (Aquila) 和普黎史拉 (Priscilla) 没有停步欣赏阿颇罗 (Apollos) 的演说技巧而继续前行，那结果会怎样？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们回应了天主圣神的行动，带领他们看到宣扬信仰的机会，天主就使他们的服从获得成果。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的父亲对他所有的儿女和所有基督信徒的渴望：「你们每个人要设法成为使徒中的使徒。」 [4]

促使他们的灵魂能与天主圣神合作最首要的因素是他们热切的虔敬生活。他们会定下每天特定的时刻与天主更

亲密地倾谈，而不会留待有机会才做。他们知道唯有这样做他们才能在他们馀下的时间内找到天主。

我们在很多著作中可以看到初期的基督信徒是怎样活出他们的信仰的。当他们早上起床时，他们会跪下感谢天主。他们每天叁次诵唸天主经。教父们和早期教会的作者都记载了他们是怎样把每天的活动与天主经的字句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到作为天主子女的真谛。当他们为他们的敌人祈祷时，他们会抚心自问怎样才能将天主的爱展示给他们。当他们为「日用粮」祈求时，他们会看到其与圣体圣事的关係而感谢天主给予我们这份珍贵的恩赐。在同一字句中，他们也看到需要割捨世物，不可渴求超过他们的所需又或是过度关注在意於他们的匮乏。天主经综合了整部福音和基督徒生活的准则。他们选择诵唸天主经的时间也提醒他们信仰的奥祕和要在生活的每日每刻奋力去肖似耶稣。「第叁时辰圣神降临在

宗徒身上……第六时辰吾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九时辰祂以祂的宝血洗涤我们的罪过。」〔5〕他们所接受的教理和培育把他们的生活与基督的奥蹟常紧扣在一起。

很多基督信徒在週叁和週五守斋，视为「站岗日」dies stationis。他们会如常地工作，但是他们整天都保持警醒的精神，特别为他们的公民同胞们祈祷。就如兵士们站岗般，每当他们履行这项习俗时，他们都会视为是在我主的临在前站岗。这种虔敬的习惯在他们所处的四周都带来了迴响。

「计算一下你们会花在膳食上的金钱，然後全数施予鳏寡孤弱和穷困的人们。」〔6〕看到这些把真诚的虔敬心与爱德紧密相连的基督徒时代，真让人深深感动。

圣体圣事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初期基督信徒对天主的圣言、祈祷和擘饼的热衷〔7〕不只侷限在週日。从一些早期基督徒作者的著作

中，我们得知有些信徒会在平日领圣餐，而在当时，那是需要花相当的努力，以免影响他们的额外守斋。任何微小的克己只要是能强化他们与耶稣的共融，为他们而言也不算甚麽。他们知道只要与基督更紧密结合，他们便会更容易地发现天主对他们的期望和洞悉天主为他们预备好的、能为很多其他人带来真正快乐的机会。

他们不会把这些虔敬的规范视为信仰内「有负担的义务」，而是把它们视作接受了恩赐的必然回应。是天主把自己赏赐了给他们，他们又怎能拒绝去寻求祂并与祂倾谈呢？所以，他们不会只满足於遵守基本的义务，反而会尽一切可能去钦崇天主并与祂对话。〔8〕这些虔敬的规范（我们可以这样形容）给予他们所需的力量，使他们的行为能显扬出基督、让他们能过默观的生活，并得知天主要他们以各自的行为去宣讲天主的国。他们谨记着许多伟大的事情的发生全赖着

他们是否有按天主的旨意而生活。

[9]

拥有爱德的力量

热切的使徒工作与虔敬的生活是不可分割的。有些情况是：一些初期基督信徒的朋友留意到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身为基督徒有尊严的行为，并不同於许多一般人认为是「正常」的行为，就算在现今也是如此。基督徒利用这些对立去解释他们所怀的希望的原因和他们的新态度。他们显示出他们的视野如何能保持人的尊严，而且他们的信仰并不否定现世的善：「在农神节日，我不是天一亮就入浴，以致分不清白昼和黑夜；而我在合乎礼节的、有益於健康的时刻入浴，以保持血液正常温度……我不会像鬥兽士们在他们最後宴会上那样，於酒神节日躺在大庭广众前进食……可是当我有幸去吃时，我还是会去分享你们的富有的。」 [10] 他们解释这种方式怎样能让他们保持天主的临在。因为

「如果我们逃避思想，我们更会拒绝行为。」〔11〕故此，他们拒绝虚有其表的道德世故姿态，因为他们知道是由心裏发出来的才使人污秽。

〔12〕

有些时候，他们的皈依可能在初期不会被注意到。很多初期的基督信徒，他们正直的生活态度在他们受洗前已是众所周知的：圣犹斯定 (St. Justin)、瑟尔爵保禄总督 (Consul Sergius Paulus)、〔13〕庞彼利亚·赖格西亚 (Pomponia Graecina)、〔14〕元老亚博尼诺斯 (Senator Apollonius)、〔15〕弗拉维 (Flavius) 〔16〕和很多其他人。罗马的历史家列出很多辉煌的名字，但大部分的初期基督徒都是普通百姓，他们在恩宠的光线下看到了我主的讯息中的真理。

因为他们是在成年後才找到信仰，所以他们更重视他们的职业工作和社交圈子：基督就在那裏行动，也透过他

们行动。他们从没想过要脱离他们长大的圈子和他们所爱的社会。当然，他们会拒绝所有得罪天主的事，但他们都勤奋地各尽所能履行自己的责任，他们知道他们的行为有助实现一个更公义的世界。我们對於这些实行都有明證，但也许最好的證据还是初期基督信徒热切的使徒工作。在每一个皈依故事的背後，我们都看到一个行为良善和真诚、一个以新的精神和喜乐面对生活的人。

在需要抉择时，初期的基督信徒不会在公众或自我间犹豫而浪费时间。他们只活出他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这种态度与当时的知性相悖，当时很多人把宗教视为维繫国家和谐的工具。例如：我们可在圣犹斯定 (St. Justin) 的殉道中看到这种张力。总督罗斯狄古斯 (Prefect Rusticus) 不能接受和明白犹斯定 (Justin) 有关个人责任和自主的话。「每人都可在他们所想的地方会面。你儘管认为我们是聚集在同一地方，但实情并非如

此.....我与一位名叫马丁 (Martin) 的人同住，就在澡堂的附近。如果有人想来见我，我就在那裏跟他谈论真理。」 [17] 他们的使徒工作就是他们享受作为天主子女的完全自由和自主的成果。他们协助社会带来的改变是由很多个人改变汇集而成的。

误解往往激励初期的基督徒以行动去彰显他们的信仰。他们以殉道表达他们对天主的爱，是「给予见證」的机会。以身殉教被视为最崇高的见證，而大部分的基督信徒都知道他们的生命必须反映出一种灵性上的殉道，要以同样那份激励着殉道者的爱作牺牲。多个世纪以来，「殉道者」和「见證」这两个词都是同义的，指向同一的事实。我们信仰的先驱知道以基督化的方式行事能让别人更容易地去明白福音，相反地，前後矛盾的行为是会引起非议的。

「当外邦人从我们口中听到天主的话时，他们都惊讶圣言的美丽和其中的

伟大；但若他们看到我们的行为并不相称我们的宣讲时，他们便会直接开始说亵渎的话，说这些只是虚假和骗人的故事。」〔18〕教宗本笃十六世提醒我们要将基督的爱展示给所有的人：「以爱天主之爱为根基的对近人的爱，首先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

〔19〕是多麼不可思议的责任：在此时此地实践人们所常需要的那份爱。

〔20〕初期的基督信徒以他们对社会的关注表达他们的爱，他们敬业地工作、他们生活纯洁、对朋友友善和忠诚。换言之，他们的生活言行一致：

「我们时常在一切事上一致，相称於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服从我们的本性，决不背道而驰。」〔21〕

故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何我们的父亲鼓励他的子女们要效法初期的基督信徒。我们希望像他们那样生活：「默想信仰的道理，直到它成为我们的一部份；在圣体圣事中恭领我主；在祈祷中面对天主，和祂个别交谈，不冷淡地对待祂。这些应成为我们生活的

重要根基。」〔22〕那麽我们的工作和每天的生活就能显示出我们的身份：是渴望与我们信仰喜悦的要求相乎的基督子民。〔23〕我们将体会到

「当门徒们默想他们以基督之名所行的奇蹟的初果时的那份惊喜。」，而且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说：「我们对环境有多麽大的影响！」〔24〕

1. 参圣犹斯定，《与特来弗对话录》，2
2. 参路15：16
3. 《与施礼华蒙席会谈》，24
4. 道路，920
5. 圣西彼廉，《论天主经》，35
6. 帕尔马，《牧人书》，比喻V，4
7. 参宗2：42
8. 参戴尔多良，《论祈祷》，27

9. 参道路, 755
10. 戴尔多良, 《护教辞》, 42
11. 雅德纳, 《辩护基督信徒的使命》, 33
12. 参玛15: 18-19
13. 参宗13: 7
14. 参塔西佗, 《编年史》, 13, 32
15. 参苏维托尼乌斯, 《多米提安努斯列传》, 10, 2
16. 参苏维托尼乌斯, 《罗马史书》, 67, 14
17. 《殉道者犹斯定和他的同伴》, 75
18. 托名克莱孟, 《讲道辞〔第二克莱孟〕》, 13

19. 教宗本笃十六世, 《天主是爱通谕》2005年12月25日, 20号

20. 参同上, 30号

21. 雅德纳, 《辩护基督信徒的使命》, 35

22. 《基督刚经过》, 134

23. 参同上

24. 道路, 376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
zhs/article/chu-qi-ji-du-xin-tu-de-re-
huo/](https://opusdei.org/zhs/article/chu-qi-ji-du-xin-tu-de-re-huo/) (2026年2月9日)